

邹德芳◎著

JIYU ZHONGYI YINGYU YULIAOKU DE
ZHONGYI YINGYU FANYI YANJIU

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 中医英语翻译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第二期工程

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 中医英语翻译研究

邹德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中医英语翻译研究 / 邹德芳

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677 - 6022 - 6

I. ①基… II. ①邹… III. ①中国医药学 - 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①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8357 号

书 名: 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中医英语翻译研究

作 者: 邹德芳 著

责任编辑: 朱进 责任校对: 朱进 汪晓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6022 - 6

封面设计: 美印图文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印刷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医英语”的概念显然是受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按照 ESP 的理论,“中医英语”的定义应该是 Englis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urpose (ETCMP)。ETCMP 既是“中医英语”的英语名称,也是“中医英语”的定义。目前中医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在许多中医院校中已经或者正在开设,但对其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因此,提出一个“中医英语”研究的新课题,值得认真探讨,并且对于普及中医翻译和中医英语的基本知识、营造中医院校良好的外语学习氛围、加强公共英语与专业英语的结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语料库 (Corpus) 是为了某种研究目的系统收集起来的语言资料集合,其容量已由最初的百万词发展到目前的上亿词。然而,在语言学各个领域积极开发利用语料库这个强大工具的时代里,语料库 (Corpus) 肩负着把中国传统医学推向世界的重要使命。

随着医学的发展,中医已成为当今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被世界所公认。但中医的特殊性和古典性为翻译工作设置了障碍,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播,而是技术加文化的传播,即必须在通晓中医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只有用中医的思维模式全面理解中医,才能翻译好。

从翻译角度讲,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程度,通过对特定时代的了解,把相应的名词、术语、理论翻译出来。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思想基础、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翻译时,如果任意拿自己的东西去代替别人的东西,等于把一种异质的文化“血液”输入到另一种文化的“血液”中去,这无异于往人身上输羊血,得到的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文化“凝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

达出来的语言活动。中医翻译工作对中医传播至关重要，不仅要使译文在内容和文化精神上与原文尽可能一致，而且在文字和语言风格上也要使其符合译入语的习惯。所以，要使中医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服务，就必须提高中医翻译水平，因此语料库的建设成为中医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对其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医学中体现的汉语特点	(13)
第一节 中医表达的特点概述	(13)
第二节 中医文体及其特征	(19)
第三节 中医词汇和词法特征	(22)
第二章 中医英语翻译概述	(32)
第一节 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现状	(32)
第二节 中医英语翻译的难点	(39)
第三节 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特点	(43)
第四节 中医英语翻译工作者需具备的能力和素养	(47)
第三章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基本问题	(53)
第一节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53)
第二节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技巧及规范化	(57)
第三节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原则	(60)
第四节 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基本要求	(63)
第四章 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研究	(68)
第一节 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68)
第二节 中医英语语料库研究概述	(70)
第三节 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库原则	(71)
第四节 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对中医英语翻译的作用和意义	(74)
第五节 中医英语语料库的特点	(77)
第六节 中医英语词典语料库建设	(79)

第七节 中医典籍文献语料库建设	(81)
第五章 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中医翻译技巧研究	(83)
第一节 直译法	(83)
第二节 意译法	(104)
第三节 音译法	(106)
第四节 回译法	(109)
第五节 简洁法	(114)
第六节 借用西医用语法	(124)
第七节 合译法	(130)
结语	(135)
参考文献	(136)
附录	(139)

引言

一、本书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一) 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中医英语不仅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同时,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 它在中西医学交流的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英语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我国中医英语的教学和中医英语翻译, 还有利于中医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 进而把中医推向世界, 实现国际化。在国际医学的大舞台中, 中医能够, 也应该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总的来说, 在中医英语语料库翻译研究方面, 国内外光盘语料库和公开语料库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国中医英语语料库存在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着、制约着中医英语翻译的发展。就我国中医英语语料库的现状来看,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在我国中医英语语料库中, 一些信息不够准确。例如: 对英式中医术语翻译和中式中医英语的混淆, 没有明确的界限; 中医英语语料库中出现的错词、生硬造词现象, 使读者对中医的相关知识产生了混淆和迷惑。

2. 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应用范围比较狭窄。它大都只是针对医学方面, 对于其他学科涉及很少, 不能有效地将同一学科之间或相近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

3. 当下, 我国现有的中医英语语料库还不够健全,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此外, 它的划分也不够详细。这样就会导致我国现在的中医翻译水平参差不齐, 不利于中医学的相关研究和发展。

这种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中医英语语料库, 还在其他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上面只是其中的一些。

纵观历史长河, 中国是中医的诞生地。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里一颗璀璨的明珠。随着我国中医对外交流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 中医英语语料库

的建设应运而生。随着语料库发展到第三代,在专门用途的语料库中,中医语料库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重要成员。显而易见,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的。因此,本书基于中医英语语料库的中医英语翻译研究十分必要。

(二) 研究的意义

中医英语语料库是顺应中医英语的发展而建立的。它是一个新型且具有专门用途和功能的语料库。同时,它也只是语料库中微小的一粒。因此,对语料库的认识是对中医英语语料库进行研究的前提。所谓的语料库主要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收集的语言文集。语料库这样的语言文集有别于一般的语言文集。语料库能全面而准确地代表某一语言或某一方面的语言特点。而一般的语言文集可以反映一个时代或一个作家很多方面的特点,如语言、文化。它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立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它还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对于以往那些繁杂的文本,可以很容易进行处理,因此对不同类型文本在语言特征上的差异也能够准确地进行分析。

中医英语语料库主要是指用于中医英语的翻译研究和实践,由计算机收集、处理和储存的很多中医英语文库的集合,由口语和书面语组成。总结而言,中医语料库的建立具有以下用途:首先,它可以用于中医英语的教学,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相应的教学和学习资源。其次,中医英语语言的研究以及大量相关语料的收集,能够帮助学习者和研究者对中医相关英语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掌握。最后,在相关英语国家的医学操作实践方面,中医英语语料库能够给予那些涉外中医或在国外从事中医的工作者一定的帮助,有助于他们解决遇到的医疗实际问题。可见,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国家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医在国际医疗领域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因此,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不仅可以使我国悠久的中医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还能在对外传播的同时,吸收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对我国的中医系统理论和诊治手段进行完善,并不断创新,把中医推向医学体系的高峰,使之成为医学中的主流。

1. 本书研究在中医英语教学方面的意义

中医英语教学会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如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标准,

词汇的教学,经典著作的翻译等。在这些方面,中医英语语料库将会发挥它应有的统一划归的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和有效的解决。首先,对中医英语学习者来说,词典是他们必备的工具。中医英语语料库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能够编写出各种适合中医英语学习者的词典,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便利。其次,在中医英语的语言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方面,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也能够对很多问题做出客观的判断,比如那些常用的语言结构、对相应难点的分级排列。最后,在词汇方面,中医英语语料库还能够对中医英语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提供一定的依据。

2. 本书研究在中医英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意义

就目前中医英语研究的现状来看,我国中医英语的研究还处于翻译研究的阶段。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医英语日益成熟的关键研究领域。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为中医英语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该语料库可以提供很多方面的研究,比如词汇研究和句法研究。中医英语语料库对那些搜索到的词汇进行不同方面的分析,如通过对词汇结构的研究,进而对中医英语词汇的搭配和构成规律进行相应的探索。以此使中医英语的研究从描述性的研究逐渐向解释性研究方面进行转变,使它不断地完善和科学系统化。

3. 本书研究在中医英语翻译方面的重要意义。(1) 能够为中医英语翻译的规范化提供一定的指导。中医英语翻译不仅要忠于中医文本的原意,还要进行一定的句式语法调整,使之符合英语国家的表达习惯和需要。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能够在中医英语翻译规范化与中医英语语料研究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2) 可以对翻译理论家提出的那些假设和预测进行验证。通过中医英语语料库对假设和预测进行验证,就能知道这些假设和预测是否准确,并为它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3) 在探索中医英语翻译的普遍规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中医英语语料库进行研究的时候,很多的翻译理论家都会把那些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出符合中医英语在信息传递方面追求的准确和简明的特点。当然,这就需要很多真实而详细的语料为它提供一定的依据。因此,中医英语语料库不仅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大量的信息,还能让他们快速搜索到需要的结果。此外,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意义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它在自动翻译研究方面的意义。可见,虽然中医英语语料库目前的建设研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它建设的重要意义依然是不可轻视的。

总之, 中医英语语料库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 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立是将我国传统医学与英语相结合, 并使之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因此, 需要针对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的现状进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以便服务于医学的发展。最后, 作者希望读者能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关注和思考中医英语语料库建设的相关问题, 提出有效的改进建议, 促进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发展。

(三) 中医翻译历史研究概况

中医学起源于我国,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其概念、理论和临床实践都有深厚的积淀, 与中华文化水乳交融, 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中医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宝贵的贡献。当今西方对中医的传播需求越来越迫切, 研究中医、翻译中医文献, 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语言学意义, 还具有政治意义。

1. 中医翻译的历史

中医学对西方的交流与传播始自 17 世纪 (明代), 最早是由来华传教士带着颇为好奇的心理或将自己的亲历介绍给西方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第一个比较准确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医学: “中国的医疗技术和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虽然他们诊疗的方法和我们的不一样, 但是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 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 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 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 (南京和北京) 都可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学位 (中译者注, 指通过太医院的考试)。然而, 这只是一种形式, 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人更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 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①

真正全面介绍中医学的书是《医钥和中国脉理》 (*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分六大部分, 译有王叔和《脉经》、舌诊、气色诊病等医理及中药名 289 条。作者是卜弥格 (Michel-Pierre Boym,

① [意] 利玛窦, [比] 金尼阁著.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0.

1612—1659)。该书于168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拉丁文)。^①

据考察,第一部英文中医学著作是167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 *Treatise of the Gout* (《痛风论文集》)。该书作者是 Busschof H,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 在印度尼西亚时, 因自己患痛风脚部疼痛14年, 后用艾灸法治好, 因此著文介绍灸治痛风法。本书由荷兰文译成英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文中医学著作明显呈日益增多的趋势, 尤其是在20世纪的1900—1962年间, 英文中医学著作数量远远超过了国内外出版的其他外文中医著作数量的总和, 比例约为2:1。著作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逐步涵盖了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早期多由其他西文转译成英文, 内容多为见闻性的、概述性的, 或有关针灸、药学、脉学的。19世纪中叶之后, 内容广及中国医学史、中医学病症, 并逐步涉及中医典籍。

自1676年至今, 中医翻译已走过了330多年。作者将这330多年人为地分成五个阶段, 并将每一阶段的特点概述如下。

第一阶段(1676—1854)

1676年,《痛风论文集》在英国伦敦出版, 该书是由荷兰文转译成英文。1683年, 荷兰医生 Wuliam ten Rhyne 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论关节炎》, 书内有一节为应用针刺治疗关节炎的内容, 这是介绍中国针刺术到欧洲的最早文献。针灸由 Busschof H. William Ten Rhyne 等人经日本译介到欧洲, acupuncture (针刺)、moxibustion (艾灸) 等词沿用至今, 是中医英文术语中难得的一对真正标准化了的译语。译介者均为欧洲人, 部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 大部分是来中国的传教士。译介内容多为见闻性、概述性的, 或有关针灸、中医学史、药学、脉学等, 尚未直接涉及中医典籍。英国还出版了多部拉丁文中医学著作。

第二阶段(1855—1949)

英文中医学著作的出版地由英国伦敦扩展到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美国的费城、巴尔的摩等地。中国学者, 主要是西医生, 直接参与或承担译、著工作, 如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中国医史》, 1932, 1936), 至今还是西方研读中医的学者的必读重要参考书之一。未见针灸学英文译著出版, 出版内容主要涉及中医学史、

^① 卜弥格. 医钥和中国脉理 (*Clavis Medica an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法兰克福出版, 1860.

中医学病症。开始译介中医典籍,如《洗冤录》(1855)、《黄帝内经》(1949)、《本草纲目》(1928—1941),但均非全译。基本终止了拉丁文中医学著作的出版。

第三阶段(1950—1971)

1956—1960年,中国政府成立20所中医学院,即除了保留传统的“秘密传授”和“个人传授”方法之外,中医学主要以西化、现代化、职业化的标准化传授模式在中国大规模地传播。1954年开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致力于研究中国人对全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贡献,研究成果由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eries*)出版。该丛书共7大卷:第1卷为引论(1954),第2卷为科学思想史(1956),第3卷为数学史、天文学史和地学史(1959),第4卷为物理学史及工程技术史(1962—1971),第5卷为化学史与工艺化学史(1974—2004),第6卷为生物学史、农学史和医学史(1986—2000),第七卷讨论社会背景(1998—2004)。该丛书以中文古典文献为原始材料,以译著者对东西方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的深入理解及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医学成就。这一时期,受中外国际关系影响,英文中医学著作出版较少,而法文中医学著作出版最多。完全终止了拉丁文中医学著作的出版。

第四阶段(1972—1991)

伴随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访华(1972年2月)时对针刺麻醉的推崇,中医和针灸疗法再次叩开了美国的大门。针灸、中药、推拿、气功、食疗以及中医古文、中医经典等中医理论与技术也随之全面进入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医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国外中医翻译的主要情况如下:1973年,美国创刊出版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美洲中医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cupuncture* (《美国针灸杂志》);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在美国出版了翻译的《难经》(1986)、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1990);德国学者满晰薄(Manfred Porkert)教授在英国出版了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of Correspondence* (《中医学理论基础》, 1974);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鲁桂珍合著的 *Celestial*

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 1980) 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Ted J. Kaptchuk 著《自成体系的中医学》(*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1st edition, 1983; *Chinese Medicine: 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2nd edition, 2000), 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医学, 数次重印, 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 1989 年开始, 英国中医师马万里 (Giovanni Maciocia) 译著的中医学系列教材在美国开始陆续出版, 第一部为《中医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成为西方培训中医师的主要教材之一; 英国学者魏迺杰 (Nigel Wiseman) 博士的 *Glossary of Chinese Medical Terms and Acupuncture* (《中医针灸学术语汇编》, 1990) 在美国出版; 1991 年, 经过 10 年努力,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先后公布了两批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 *A Propose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Geneva, 日内瓦) 和 *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Revised ed. Manila, 修订版, 马尼拉)。

这一时期, 国内中医翻译主要情况如下: 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中国政府先后组织编译分别针对初学者和进修生的培训教材《中国针灸学基础》(*Essentials of Chinese Acupuncture*, 1975, 1980)、《中国针灸学》(*Chines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1987); 张恩勤主编的《英汉对照实用中医文库》(1990), 徐象才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大全》(1990—1992) 相继出版, 两套文库几乎均涵盖了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 欧明、谢竹藩、帅学忠等教授分别编纂出版《汉英中医词典》。

第五阶段 (1992 年之后)

国内外均出版了大量英文中医学著作, 涉及中医、针灸学基础及临床各科。其中, 国内的出版社、中医学术杂志编辑部尚未为其出版的中医英文出版物指定统一的词汇标准; 在美国, 三大中医文献出版社中的两家 (Paradigm Publications 和 Blue Poppy Press) 均指定魏迺杰 (Nigel Wiseman) 博士制订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体系为其出版品之英文词汇标准。

中医古籍包括《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神农本草经》、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王叔和的《脉经》、《中藏经》(传为华佗所著)、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银海精微》(传为孙思邈所著)、宋慈的《洗冤录》、李杲的《脾胃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朱震亨的《格致余论》和《丹溪治法

心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濒湖脉学》《温病学》《傅青主女科》《妇科心法要诀》(《医宗金鉴》的妇科部分,《医宗金鉴》为清代官修医书)、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中医古籍,均有了完整原文翻译,但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出现了典籍复译现象,如《黄帝内经·素问》就出现了约10种翻译本,《黄帝内经·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濒湖脉学》等也有至少两种以上的翻译本。此外,西方还出版了主题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敦煌医书等古代医学文献的译著;英国学者魏迺杰(Nigel Wiseman)博士的《英汉汉英中医词典》(1995,长沙),《实用中医英文辞典》(*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98, 美国 Paradigm Publications, 2002, 北京)出版;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课题由谢竹藩教授主持完成,其成果《新编汉英中医分类词典》于2002年出版。2000年3月7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发布了13147号行政命令,批准成立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经过约2年的调查研究,于2002年3月底公布了《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最终报告》(*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Final Report March, 2002*)。报告要求将已明确安全有效的CAM医疗和产品结合到美国常规卫生保健中去,并建议为研究这些治疗方法增加经费。至此,中医、针灸疗法在美国才有了“合法身份和地位”。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翻译研究”——迄今为止西方规模最大的中医典籍翻译工程,历时近20年,于2003年出版了第一部成果《黄帝内经·素问——中医古籍中的自然、知识和意向》(*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介绍《黄帝内经·素问》,2007年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词典》(*Dictionary of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黄帝内经·素问》翻译文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亦将陆续出版。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启动了“传统医学术语翻译国际标准化”工作,2007年10月16日公布了《WHO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为今后传统医学标准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2006年1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Guidance for In-*

dustry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roducts and Their Regulation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中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传统药学与西方主流药学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一个补充。

可见，几经兴衰，中医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深度在西方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中医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可能地向西方译介中国传统医学，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在西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使之在世界医疗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上可见，英文中医学文献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各种版本的中医学（史）入门书，英文中医学教材（多为中国中医高等院校教材的翻译或改写），中医典籍及国内已出版的中医著作的翻译本。而如何用英文表达中医学学术语体系是所有英文中医学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2. 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历程

在医学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中，语言的接触是医学文化接触的先导，语言是传播医学知识的载体，起着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不同医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必然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即专业术语）上，外来词语（专业术语）便成为不同医学文化之间的“使者”。通过译介新的术语体系来介绍、传播异域医学文化，这一新的术语体系经过长期而广泛的流行、使用而达到统一，逐渐融入本民族语言词汇中，从而成为本民族主流医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观西医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就会发现西医学学术语与西医学文化如影随形、须臾不离，而且西医学学术语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由混乱到统一的漫长过程。早期西医学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就比较混乱，如 scarlet fever，就曾有红热症、红疹、疹子热病、痧病、花红热症、猩红热等多种译名。显然，译名的混乱不利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交流。1886 年，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会医生联合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简称“博医会”），承担了统一西医学名词的重任。1890 年 5 月，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大会，成立了名词委员会。截至 1913 年，博医会和名词委员会出版了 322 种医学书籍、教材，共计 38200 册，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医学学术语中译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英文中医学学术语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据不完全统计，1980 年至今，国内至少出版了 30 部《汉英中医辞典》，同一术语的翻译名

称相去甚远；在美国，英籍学者魏迺杰（Nigel Wiseman）博士所提出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体系被两家中医文献出版社（Paradigm Publications 和 Blue Poppy Press）确定为其出版物之英文词汇标准；在欧洲，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英籍中医学家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等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体系。基于相同的中医学文本，国内外的翻译文本却有着极不相同的表达，这无疑妨碍了中医学的对外译介、传播和交流。

为了使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真正实现标准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一直不懈地努力着。世界卫生组织（WHO）曾于1981—1991年就针灸经穴名称的国际标准化问题专门成立工作小组进行讨论，并先后颁布了2批标准化方案。谢竹藩教授主持完成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课题，其成果《新编汉英中医分类词典》（2002年）、*ON THE 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03年）均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出版，分别向国内外推行。中国中医研究院王永炎院士、梁菊生教授、朱建平教授牵头实施的国家科技部2000年度科技基础性工作基金立项项目“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研究成果，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的《中医学名词》（2005年）出版后，其中规范的英文术语即在国内学界引起争议。

从1984年起，《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不定期地刊载相关文章，并开辟了“中医翻译”专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中医翻译”的主要学术园地；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1991年成立了“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山东济南），中华中医学会1996年成立了“翻译分会”（上海）。“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几乎是每一次相关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

中医翻译走到今天，对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进行标准化的时机成熟了吗？世界卫生组织（WHO）所颁布的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1991年）并未得到很好的推行。如果不能付诸于实践，无法体现在英文中医出版物中，再好的标准化方案也没有价值和意义。

确定统一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的前提是对翻译原则和方法的一致认识。西医东渐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就在于西医学被完整、独立而又有系统地以直译为主的方法翻译成中文。随便打开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我们会看到“conjunctivitis”的中译名是“结膜炎”，随